

學習參考資料

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

• 第一輯 •



學習參考資料

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

• 第一輯 •

九三學社中央學習委員會編

一九五四年・北京

仙 下 中 此 師 和

錄 向 譜 一 我 屏 命 統 民 程 中

目 錄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一七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節錄）	九一三
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	
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節錄）	一五二四
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二五二九
——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	
郭沫若：三點建議	三一四五
周揚：我們必須戰鬥	四七一六八

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六九—八〇

李希凡：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八一—九六

鍾洛：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九七—一〇五

周揚：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

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一〇七—一二〇

何其芳：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一一—一二九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四

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在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我這裡只着重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個別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羣衆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羣衆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着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在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在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物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爲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爲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爲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爲（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

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着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爲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爲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羣衆鬥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

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綫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却說成爲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爲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

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麼？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裡包含着許多糊塗觀念。文藝作品並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羣衆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羣衆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

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羣衆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定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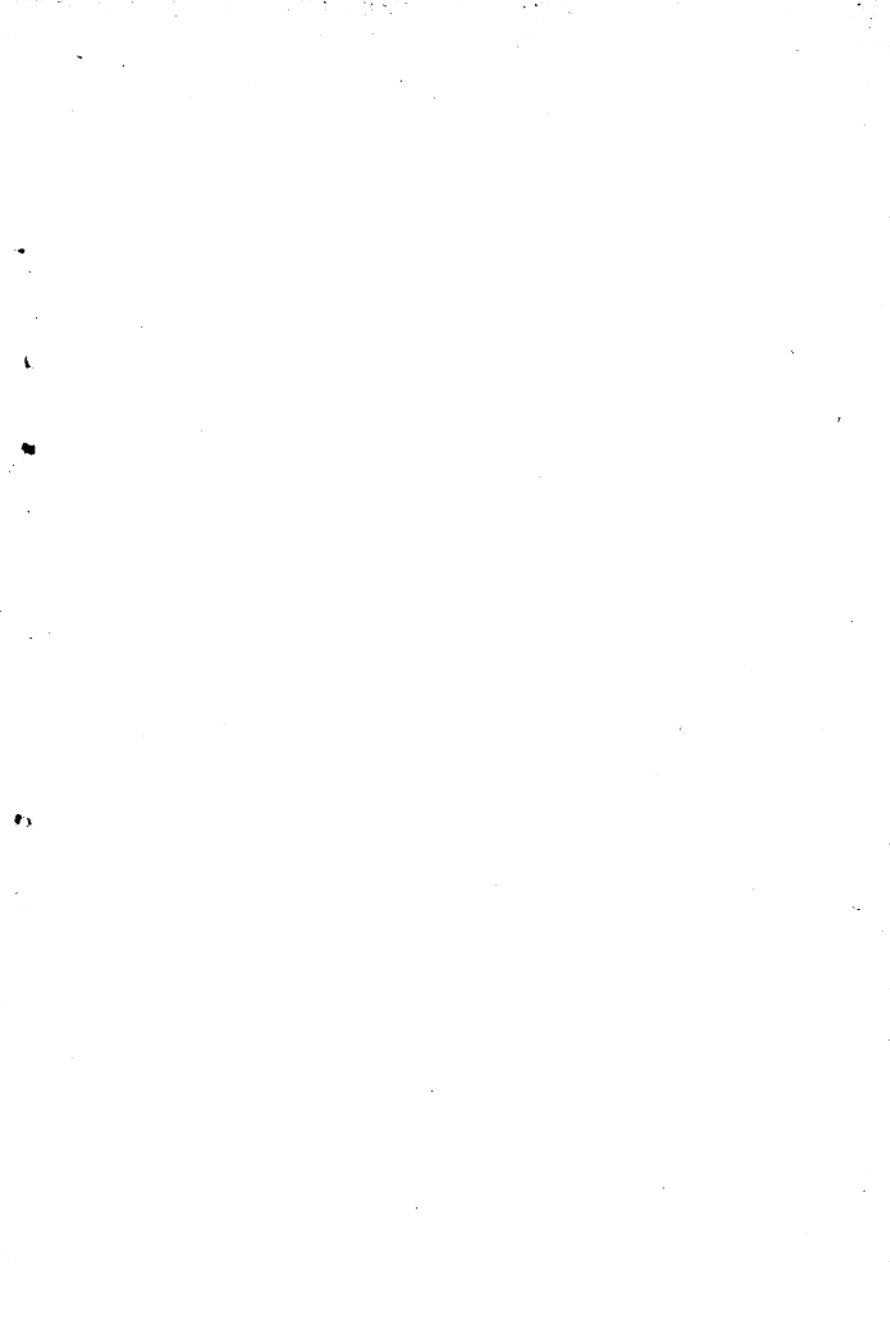
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個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裡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

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爲是，說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這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爲是應該的，應該澈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錄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一版）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節錄）

斯大林

問：真理報對於語言學問題展開自由討論，是否作得對呢？

答：作得對。

要在怎樣的方向上來解決語言學的問題，這到討論結束時就會明白的。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這次討論有了很大的益處。

首先，這次討論發現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國的語言學機關中，有一種不適合於科學和科學工作者的品質的制度統治着。語言學的領導集團對於那些稍稍批評蘇聯語言學情況的人，甚至對於稍微企圖批評語言學中的所謂「新學說」的人都加以壓迫和制止。有一些語言學方面優秀的工作者和研究員由於對馬爾（二）遺下的衣鉢，採取了批評態度，由於對馬爾學說稍微表示不贊同，就被撤職和降級了。有一些語言學的工作者提升到負責職位，並不是由於他能幹，而是由於他無條件地遵奉馬爾學說。

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可是這個大家承認的規律，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在蘇聯語言學中，一些自認為十足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了一個故步自封的小集團，掃除了任何批評的可能，使自己安穩高坐，專橫恣肆，

爲所欲爲。

舉一個例子，所謂巴庫教材（二）（馬爾在巴庫所講授的講義）本來已經由著者本人廢棄並禁止翻印了的，但是竟由這羣担任領導的學閥（墨山黨諸夫同志叫他們馬爾的「門徒」）的指令重行翻印，並不加以絲毫批判，提供爲學生的參考書。這就是欺騙了學生，把本來已經廢棄了的講義，當作完備無缺的參考書。如果我不是相信墨山黨諸夫同志和語言學的其他工作者是誠實的話，那我就說，這樣的行爲是等於危害行爲的。

這樣的事情怎樣能够發生呢？這是因爲在語言學中的軍閥式的統治（三）制度，養成了不負責任的習氣，鼓勵了這種專橫行爲。

這次討論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爲它揭露了這種軍閥式的統治制度，並且把它打得粉碎了。

但這次討論的益處，還不限於這些。這次討論不僅粉碎了語言學中的舊制度，而且暴露了在語言學中最重要問題上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糊塗觀念，這種糊塗觀念竟在這門科學的領導集團中佔着統治地位。在這次討論開始前，馬爾的「門徒們」閉口不言地隱瞞了語言學中的惡劣情況，但是到了討論開始以後，已經不能不說話的時候，他們迫不得已已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到底怎樣呢？原來在馬爾學說中有許多破綻和錯誤，有許多尚未研究好的問題和不精確的原則。請問馬爾的「門徒們」爲什麼只是到現在展開討論後才說出這些東西來呢？爲什麼他們以前沒有關心這些呢？爲什麼他們沒有以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當時就公開老實地說出這些東西呢？

馬爾的「門徒們」承認了馬爾的「某些」錯誤後，他們還認爲只有在「補正了的」馬爾理論甚

礎上，蘇聯語言學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他們認為馬爾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行，讓我們擺脫馬爾的「馬克思主義」吧！馬爾的確曾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曾努力這樣作過，可是他沒有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了，如像「無產階級文化派」和「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派」一樣。

馬爾把語言當成上層建築一樣，這就給了語言學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把自己弄糊塗了，把語言學也弄糊塗了。蘇聯語言學不能在這種不正確的公式基礎上發展起來。

馬爾還給了語言學另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就是語言的「階級性」，他把自己弄糊塗了，把語言學也弄糊塗了。蘇聯語言學不能在這種與民族歷史和語言歷史全部進程相矛盾的、不正確的公式基礎上發展起來。

馬爾給了語言學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不謙虛的、驕橫的、目空一切的腔調，輕浮地空口否定馬爾以前語言學中的一切成就。

馬爾大肆叫囂，指斥歷史比較法是「唯心主義」的。其實應當說，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其嚴重的缺點，還是比馬爾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四種要素的分析法（四）要好些，因為前者還推動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後者只是要人躺着，環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種要素去作無意義的推測猜想而已。

馬爾目空一切地指斥研究語言類別（系族）的任何企圖，認為這是「母語」（五）理論的表現。其實不能否認語言的親屬關係，如各種斯拉夫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無疑地存在的；研究這些民族語言的親屬關係，是會使語言學在研究語言發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處的。當然「母語」理論與

這個問題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聽了馬爾的說法，特別是他的「門徒們」的說法以後，會使人認為在馬爾以前不會有過任何語言學，語言學只是從馬爾的「新學說」出現以後才開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要謙虛得多，他們認為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以前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各種科學發展的產物。

由此可見，這次討論在暴露蘇聯語言學的思想錯誤方面，也是有幫助的。

我認為，我們的語言學擺脫馬爾的錯誤愈快，就能愈快地擺脫它現在所處的危機。

我認為取消語言學中軍閥式的統治制度，拋棄馬爾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語言學中去，這才會是蘇聯語言學健全發展的道路。

簡要註釋

〔一〕馬爾(H. Mapp. 一八六四——一九三四年)：他主張語言是階級性的上層建築，斯大林的論文即以批判馬爾學說的錯誤為主旨。

〔二〕巴庫教材：巴庫是蘇聯共和國之一阿捷爾拜疆的首都，在高加索。巴庫教材指馬爾在巴庫所講授的講義。

〔三〕軍閥式的統治：原文為阿拉克徹也夫式的統治。阿拉克徹也夫(Аракчеов. 一七六九——一八三四年)在沙皇時代屢任統帥，他剛愎自用，暴戾恣睢，是俄國歷史上著名的殺人魔王。所以斯大林在這裡用他來比喻馬爾在蘇聯語言學界的專斷的統治。

〔四〕四種要素的分析法：馬爾主張人類最初的語言發音成分不外四個要素，每個要素由兩個輔音組成：A